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無恥奴 第二十回 嫁王孫夜走名姝 失優差痰迷心竅

卻說龔維藩上了衙門，回到王小寶家，撲了一個空，王小寶已經嫁了程老七了。她若是嫁了別人，龔維藩也還不至於這般生氣，偏偏的她千不嫁，萬不嫁，嫁的就£和他吃醋的程老七。龔維藩這一氣，真是非同小可，好似害了失心瘋的一般，白瞪著兩隻眼睛，口中不住的自言自語，坐在轎子裡頭，一路喃喃的，也不知他說些什麼。到了公館裡頭，覺得那神氣，還有些兒呆呆的。眾人看了他的樣兒，雖覺有些詫異，卻也不去問他。龔維藩回到公館，也不到上房去，就在書房裡頭，一人坐著，忽笑忽怒，有時立起來，團團轉轉的在地下盡打圈子。真是茶飯無心，坐立不定，還時時叫著小寶的名字。有什麼客人來拜他的，他也是一概不見，大有獨居深處，咄咄書空之意，差不多有些痰氣迷悶，心竅閉塞的樣兒。不料福無雙至，禍不單行。這一天正是發餉的日期，幾個手下的人，早於前幾日，備了領咨，由善後局轉詳藩庫，請撥餉項。向來是一早領了餉項回來，午後發給那些兵弁。誰知這一回變了樣式，善後局的餉項，也不咨撥過來，直等到差不多十二點鐘，還沒有一些信息。那班人急了，便進來和龔維藩說了緣由，龔維藩也覺得有些詫怪，便道：「向來善後局的餉項，都是一早咨送過來的，怎麼今天到這個時候，還不見來？只好叫個人去催催看，不曉得什麼緣故。難道他們竟忘了麼？這算辦的什麼公事，真是該死。」說著，便叫人立刻備了一角文書，派一個差官前去投遞。

差官去了半晌，不見回來。時候已經過午，那些領餉的弁兵，一個也沒有來。往常到了這個時候，那些領餉的人，已是挨挨擠擠的，裹得水泄不通，這會兒卻冷冷清清的，鬼影兒也不見一個。那班人只得又進來，和龔維藩說了。龔維藩這兩天，正是為了王小寶的事情心神不定，腦筋震動之際，現在又聽他們這般說法，明曉得事有蹊蹺，卻為連日心事纏擾，反覺得呆呆的，說不出話來。定了一回神，方才說道：「這件事兒，真真來得怪異。我看這裡頭，一定有什麼原故。但現在一時也打聽不出來，只好再派個人，到善後局去，催催那方才去的差官，問他有回文沒有。只要有了回文，就明白了。」說罷，便又派了兩個人去，催那先去的差官。不想去了多時，連後去的也不來了。直到傍晚時分，方見三個差官，一副冷冰冰的面孔，走了回來。龔維藩見了，急問：「有回文沒有？為什麼直到此刻才來？難道你們還是今天第一次當差麼？」話猶未了，就有一個差官，接口說道：「不然也不至於此刻回來，就為等他們的回文，一直等到這個時候。難道他們叫我們等著回文回去，我們好迳自走了麼？回文是來了，餉銀也沒有交來，裡頭說的什麼，差官們卻不曉得。」說著，便把善後局的一個札子，放在龔維藩面前，挺胸凸肚的站著，那樣子甚是可惡。龔維藩見了這幾個差官，忽然的倨傲起來，全不是以前恭順的樣子，心上十分疑惑，也來不及和他們說話，急急的拆開札子，從頭至尾細細看時，只把一個太湖水師糧台龔大老爺，氣得個發昏章第十一。

你道那札子上說的是些什麼東西？原來藩臬兩司，早就曉得龔維藩在外面拚命狂嫖，一些公事也不管，恐怕被他在糧台上鬧了什麼亂子，或者做了點兒虧空出來，這龔維藩總算是藩臬兩司舉薦的人，自覺得有些不妥，便商量著要開去的差使，又礙著他老人家生前的交誼，有些對不起他，一直遲遲疑疑的沒有發作出來。無奈有些候補人員，想要謀他的差使，拼命的在兩司面前，說他的壞話。從來眾口鑠金，何況龔維藩這些事跡，都是實情，那裡瞞得過去？說來說去，把藩臬兩司說動了心，便認真要把他的差使撤掉。想想到底他老人家，面上有些過意不去，商量了兩天，想出一個兩全其美的主意，總算留還龔維藩的面子，省得撤了他的差使，害他沒臉見人。稟明瞭撫台，說這太湖水師支應所一差，並無繁劇要公，未便虛糜餉項，應請憲台察核。將太湖水師支應所，並歸善後局兼辦，以節糜費，而歸劃一。這個公事上去，是照例沒有不准的。登時批了下來：「仰即如詳辦理。此繳。」藩臬兩司，接到了撫台的批回，立刻發了一道通飭文書，飭知太湖水師，各營弁勇，以後關領餉項，均由善後局按期給發。一班水師將領，見了這個札子，自然要遵照辦理。到了發餉的那一天，紛紛的都到善後局去。

龔維藩那裡得知，還打發差官，到善後局去催領這一筆餉款銀子。那差官到了善後局，投進文書，就有人和他說了這個緣故，並且叫他等著回文帶去。那差官聽了，心中暗想：「這位龔大老爺也狂得太不像樣了，那有省城裡頭當差的人員，坐著匹驢，帶著親兵，到堂子裡頭去住夜？這樣的荒唐人兒，不撤他的差使，撤誰的？」心上這般一想，便登時瞧不起龔維藩起來。從來這班小人，最是勢利，眨眨眼兒，便不認得人。所以回來見了龔維藩，竟做出這一副待睬不睬的神氣，你道這些小人的性格，可卑鄙不卑鄙？

閒話休提，只說龔維藩看了善後局的這個催命札子，把他氣得一口氣咽在咽喉裡頭，半晌透不過來，幾乎悶一個半死，只覺得耳朵內嗡的一聲，鐘聲齊鳴，眼睛內烏黑的一堆，金星亂迸。一時癱在椅子上，坐都坐不起來。講起這龔維藩來，原是個勢利熱中，生有官癖的人。這兩天正為著王小寶的事情，心上萬分煩悶，那裡再禁得又是這般的，把他一逼。一氣一急，一霎時痰氣攻心，竟是昏昏沉沉的暈了過去。一班家人們見老爺暈了過去，不免吃了一驚，急忙的報到裡邊。老太太和太太聽了這個消息，大吃一嚇，跟踉蹌蹌的直趕出來，把龔維藩挽了進去。揪頭髮的揪頭髮，掐人中的掐人中，亂了好一會，方把龔維藩救醒轉來。慢慢的睜開雙眼，吐了一口濁痰，大家方才略略放心。老太太見他醒了，便走到他身邊坐定，待要問他為什麼這個樣兒，只見他把兩眼一睜，向老太太看了一會，大聲喝道：「你是個什麼東西，竟敢一直闖到這裡！你可曉得無故入人家，是有罪名的麼？」說著，又叫一聲來道：「你們快些把這個雜種趕他出去。我這個地方，那裡容得你們來胡行亂走。」

龔維藩這幾句說話，把在房的人，一個個都說得呆了，想不出他說的是些什麼話兒。老太太便提醒他道：「你為什麼盡著混說？難道連我都不認得了麼？快些認清了人，不要在這裡胡說。」

那知龔維藩聽了他老太太的說話，非但一些不醒，倒反跳起身來，大聲喝道：「你說我瘋了，你才是個瘋子呢！你看看你渾身上下，那個樣兒，真是一個滑頭碼子。」一面說著，又叫幾聲小寶道：「你們都是些好人，串通了嫁人，把我瞞在鼓裡，一些也不知道，可是應該的麼？」又叫著發差的道：「還不出去打轎，傳呼伺候？你難道不曉得今天是衙門期麼？」房內一班人聽了，一個個十分著急，曉得他果然有些痰氣入心，但又不知道他的什麼事情，只好眼睜睜的看著他。叫人去請了一個時醫，叫做艾步蟾的，來診過了脈，也不說什麼，只留下一張方子說：「吃了這帖藥下去再說。若是有些功效，再來請我就是了。」

說著，便又忙忙的趕到別家去了。這裡眾人七手八腳的，煎好了這帖藥，給龔維藩吃下，也不見好。隔了一天，倒又加重起來。口內胡言亂語的，不曉得他說些什麼。一會兒哈哈大笑，一會兒又哭起來。笑的時候，笑得十分暢快；哭的時候，哭得也甚是傷心。把個老太太嚇得急了，連忙叫人去立刻請了太小姐來。看官且祝這個太小姐是千什麼樣人？從古以來，沒有小姐上頭再加一個太字的稱呼，這是個什麼原故？列位看官，且休性急，待在下一一的搬演出來。只說龔維藩的這位老太太，娘家姓喬，姊妹兩人，都是少年喪父。他父親名叫喬梓理，也是一個小小的有名才子。但是喬梓理的為人，性情放誕，行止風流，只曉得做些風雲月露的文章，卻沒有什麼緯地經天的學問。中年以後，鬱鬱不得志，得了個咯血的病，拖了兩年，就故去了。喬梓理本來是個寒士出身，家內一貧如洗，身後蕭條，留下兩個女兒，無可安放，只得寄養外家。這位大小姐嫁的，就是龔維藩的父親。姊妹二人，從小兒迷信佛教，吃著一口長素，捻著一串念珠，口內喃喃的，一天到晚，念著阿彌陀佛。本來都想立志修行，不肯出嫁，當不得他母舅邵惠文，硬硬的把她許配了這位龔大老爺。喬大小姐心上雖然不願，卻也明曉得挽回不來，只得勉強強強的，憑他辦理。卻暗暗的和他妹子喬二小姐說道：「我皈了多年的佛教，想不到還要墮落紅塵。」

這也是沒法兒的事體，但我心上卻總覺有些不願。我想不如買一個十八九歲的丫頭，做個替身，我嫁了過去，依舊念我的佛，修我的行，只要和他料理些兒家務，就是了。你說我這個主意如何？」他妹子聽了，也竭力贊成。果然不多幾時，買了一個丫頭，年紀約有二十一二歲，生得甚是風騷。喬大小姐買她的時候，就對她說得明明白白，要她和自己作個替身。那丫頭聽了，那有不願

的道理？歡天喜地的答應了。喬大小姐尋著了一個代表人，方才覺得略略放心。隔不多時，吉期已經到了，喬大小姐嫁了過去，就帶著那丫頭，算個陪嫁，一同過去。那丫頭高高興興的跟著喬大小姐過來，只說自己已經是現現成成的一位候補姨太太，指日間金屋藏嬌，銀屏侍寵，那心上的高興，自不必說。誰知喬大小姐嫁了過去，不到十天，便和那位喬大爺出奇的相愛起來。正是：怕作高唐之夢，李代桃僵；羞為巫峽之雲，移花接木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